

NATIONAL
GEOGRAPHIC
华夏地理杂志

细节中国 系列丛书

艾绍强 编

游牧世界最高处

中国境内生活着56个民族，许多民族生活在高山密林之中，也有一些民族生活在戈壁大漠边缘，这些民族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细节中国
系列丛书



游牧世界最高处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牧世界最高处/艾绍强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细节中国系列丛书)

ISBN 978-7-100-07499-5

I. ①游… II. ①艾…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3618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游牧世界最高处

艾绍强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499-5

2011年4月第1版

开本 720×1020 1/16

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2

定价: 49.00元

序

真实的历史是由点点滴滴细碎的事和物构成的。记得马未都先生在讲解鉴别古董时曾表述过，每一件真品的每个细节能比流传下来的历史书籍更为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生产能力及工艺水平，这才是古董的真正价值。

中国飞速发展的车轮掀起的喧嚣的尘埃正渐渐落下，匆忙的我们一段急行后也开始不觉地放慢了脚步。当我们能以较为平静的心情环视眼前那些曾被我们用心改造过的土地、山川、城市和人群时，也许会忽然发现，一段新的历史已被我们书写。而当我们发现我们书写的历史原来依旧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五千年文明史的延续时，又是何等的惊喜。

如果，当我们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再次断定，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是无法被割断时，我们就可以更加自信地相信，一个新的“文明复兴”将会又一次悄然惠顾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华夏地理》的这套“细节中国”系列丛书，恰恰是通过各类事物的细节进行多视角的观察和描述，多方面地来刻画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和发现其历史的延续性。似乎，也在不觉中记录下了我们正书写的这段历史；或者说，记录了我们中华

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走向再次“复兴”时留下的一段印记。

《当戏楼已成往事》讲的是关于城市的故事。近二十多年来的城市化飞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看起来好像丢失了不少，但城市毕竟是充满创造力的，所以《华夏地理》在寻访老城市文化特征的同时，也描述了新城市的梦想与现实、创造与活力；在关注都市世俗生活的同时，也关注它的未来走向……

民族志式报道少数民族，是《华夏地理》的传统，《游牧世界最高处》讲的正是少数民族的故事。当然，这本书里的故事并不是为了猎奇。报道者在讲述他人的生活时，更多地关注他们与我们的共同命运，里面涉及的问题，关乎他人，也关乎我们自己。

《谁家的夜郎》这本书，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某些王朝进行了片段解读，通过对历史遗迹的寻访，探寻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说的虽然是历史，但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从一些历史的细节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许多今天问题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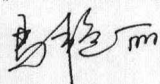
《华夏地理》一直不忘自己的媒体责任与忧患意识，时时在关注着许多现实问题。《生命怒放在神秘之境》就是报道与思考了诸多现实问题的一本书。冬虫夏草毁灭前的疯狂、贵州的石漠化困扰、中国的丝绸还是世界最好吗这样的问题，以及盗墓、布达拉宫的维修、从黄金部队到地下金矿这样的故事，既神秘而又引人注目，报道者通过自己的探访，把我们带到了神秘境地。

也许有人会问，“细节中国丛书”是否能全面地展示我们的现世今生呢？不，当然不能。然而，通过这斑驳点点的印记，也许能勾起你一段对往日的回忆，或引发你片刻的沉思；也许，还有你一声猛醒的惊叹。

喧嚣后的沉思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吗？

而今天的历史，还是让后人去评说吧！

《华夏地理》助理出版人



目录Contents

飞翔的塔吉克人	001
在千山与荒原间寻找罗布人	013
锡伯营箭手	025
哈萨克人的游牧生涯	035
当牧民不再游牧	047
游牧人归来	059
成吉思汗的守陵人	069
寻访蒙医	085
猎鹰	095
最后的驯鹿民族：敖鲁古雅鄂温克	111

东方的“鱼皮部落”	125
游牧世界最高处	139
情放木雅贡嘎神山	157
湖山之间故事流传	173
中国唯一女活佛的前世今生	189
藏北驮盐	197
僜人	209
祭龙	223
消失的猎头部落	233
寻羌	247
傈僳族婚礼	263

飞翔的塔吉克人

回想起来，那些情景诡异如梦——海拔 5300 米，冰天雪地。我和两个鼻似鹰钩的白种男人赶着 6 头牦牛，路过一堆热气蒸腾的血肉。忽然，一只老鹰闪电般在头顶掠过……

几年前在乌鲁木齐街头，我第一次见到塔吉克鹰舞。那是在露天舞台上举行的一次民间歌舞会演，十二木卡姆、阿肯弹唱、玛纳斯史诗……新疆各个民族纷纷登台亮相。天完全黑了，表演接近尾声，观众渐渐散去，我也已经走到了街口，身后传来了报幕员的声音：“塔吉克民族，以‘鹰的传人’自居，鹰舞是最能表现民族性格的艺术形式……”听到“塔吉克”，我不由得转身回到场内——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使我对 20 世纪的中国电影仍然抱有敬意，更使我牢牢记住了阿米尔、古兰丹姆和塔吉克民族。

尽管早就知道塔吉克族是中国 56 个民族中唯一的世居白种人，可看到那几位高鼻深目、肤色白皙的舞者，我还是有点意外——他们与阿米尔、古兰丹姆的外貌差别太明显了。后来有意探究我才知道，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的扮演者不是塔吉克人，而是维吾尔人。即便身处新疆各民族中，塔吉克族青年男女的欧罗巴人种特征仍然很突出，其中一位女士的眼睛还是碧蓝色的，远远望去，闪闪烁烁，深不可测。

舞者甫一站定，高亢得近乎凄厉的鹰笛就响彻全场。随着笛声和手鼓，舞者男女成双翩翩起舞，男士双肩上下抖动，两臂起伏翻飞，如同山鹰展翅，时而俯冲，时而滑翔；女士双手敞开高举，随着手鼓的节奏从里向外翻旋，犹如扇动的翅膀。

整场晚会热烈奔放，虽非比赛可总有一点打诨的味道。塔吉克鹰舞也符合晚会基调，可我总是隐隐觉得，舞者身上散发着一股淡定疏离的气息。舞者和乐手大部分时间都面向观众，很显然，我看到的鹰舞是舞台化的表演。

那次演出之后，我就许了一个愿，一定要去趟帕米尔高原，到中国最西端的塔什库尔干县看看原生态的鹰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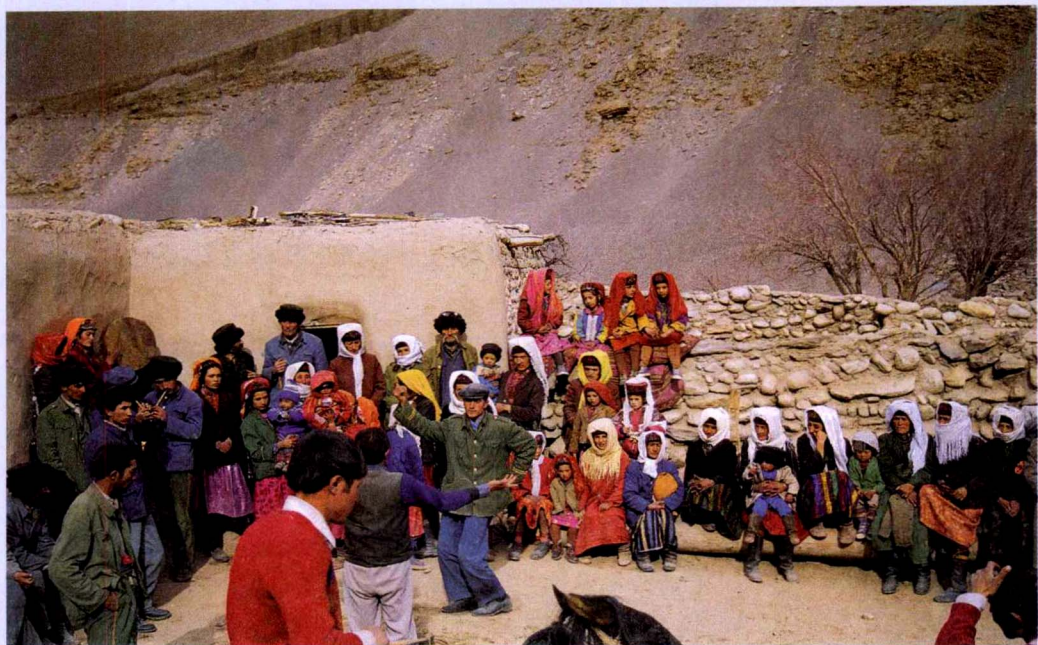
卡拉苏牧场平均海拔 4200 多米，是喀喇昆仑山深处的一条宽阔峡谷，那里水电不通，手机没有信号。峡谷两侧的山坡上，

又矮又稀的牧草贴着地皮生长，连鞋底儿都没不了。

每年 5 月，达吾提等 7 户牧民就拖家带口，赶着牦牛和羊群从热斯喀木村出发，沿着峡谷上行，翻越海拔 5300 米的冰雪达坂，到达绿意浓浓的卡拉苏。那里气候冷冽，牲畜不易得病，一个夏天过后牛羊膘肥体壮。9 月末大雪封山之前，牧人们再次赶着牲畜翻越达坂，回到海拔较低的热斯喀木村。此时留在村里务农的人们已经秋收完毕，等待着游牧归来的亲人。10 月是塔吉克人最快乐的日子，粮食满仓，牛羊满圈，情投意合的年轻人大多选在这个月办喜事，人们弹琴唱歌，赛马叼羊，吹鹰笛跳鹰舞更是必不可少的。而此时的夏牧场

每年 5 月，达吾提等七户牧民就拖家带口，赶着牦牛和羊群从热斯喀木村出发，沿着盖加克峡谷上行，翻越海拔 5300 米的冰雪达坂，到达绿意浓浓的卡拉苏牧场。





重又成了杳无人烟的荒原，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很快就把牧人们夏天居住的石头房子完全埋没。

我是6月初随同刘湘晨的纪录片摄制组去的卡拉苏牧场，当时人们忙得脚不沾地，很少得空儿专门唱歌跳舞。正因为如此，我看到了生活情景中的，或者说是最原生态的鹰舞。

一天中午，达吾提一家吃过午饭，把羊群赶到涧流边上，达吾提的儿子哈斯木给羊挨个洗澡，动作是抓起羊的两条前肢，把羊全身在水里泡一下再捞起来。哈斯木的小儿子，7岁的拜给克突然指着远处的山坡叫了起来，声音透着恐惧和震惊。哈斯木抬起头来，脸色骤变。

山坡上空一大群乌鸦在盘旋，天空好像泛起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旋涡，还有乌鸦从四面八方飞来，不断卷入旋涡之中。

刘湘晨赶紧把摄影机转向山坡，眼睛往监视器边一凑，惊呼：“秃鹫！……7只！”从监视器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猛禽泥塑木雕般地蹲在山坡上，半天一动不动。我们正在猜测秃鹫的下一步行动，它们突然顺着山坡往下猛跑，边跑边展开翅膀，利爪

10月的卡拉苏，谷仓盈满，牛羊满圈，远行的亲人已平安归来，人们跳起鹰舞，一年的辛劳抛诸脑后。

抓得石块飞溅。倏地一下秃鹫腾空而起，乌鸦马上趁机落地。等秃鹫全都飞起来我们才看清楚，至少有12只。

秃鹫一路滑翔到山坳中，借助上升气流盘旋。翅膀纹丝不动，就像钢筋铁皮做成的一样。不一会儿秃鹫就从谷底盘到了云端，在天上兜了几圈又冲着涧流俯冲下来，从我们头顶掠过，翅膀划过空气发出尖厉的啸叫。当秃鹫翅膀的阴影从脸上滑过，我感到一丝凉意。

那天晚上，达吾提家里气氛沉闷悲伤，油灯忽闪忽闪勾勒着几张棱角分明的忧郁的脸。

秃鹫群飞过之后，达吾提匆匆赶到山上，在一个陡峭的山沟里，他发现了两具血肉模糊的牦牛，身上挤了一层正在啄食的乌鸦，一个个脑袋血淋淋的……

达吾提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秃鹫一起飞来，对他来讲，秃鹫的翅膀就是牲畜的死讯，也就是心血落空的判决。那两只牦牛是怎么死的呢？达吾提猜测，它们是打架掉下去摔死的。哈斯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可这就是生活，无从抱怨也无从自责。牦牛在这里基本上就是天生天养，生死有命，没有人能整天照看它们。

烟雾缭绕中，哈斯木似乎想起了什么，有一搭没一搭地用手敲起了屋子中间的木头柱子，节奏轻快鲜明。孩子毕竟是孩子，7岁的拜给克闻声跳到了屋子中间，随着父亲敲打节奏，扎煞着胳膊“飞”了起来。大家静静地看着拜给克，没有人和他一起跳，也没有人制止他。达吾提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忽然，他和着儿子敲打柱子的声音，吹起了尖锐的口哨。有了“鹰笛”和“手鼓”，拜给克“飞”得更欢实了。达吾提一岁半的外孙女，刚刚学会走路的玛丽可汗也挥舞着小胳膊，嘴里发出“呜啾呜啾”的声音。悲伤尚未过去，欢乐已经启动。喜忧参半的一夜过去之后，太阳照常升起，生活依然继续。

我不了解鹰和秃鹫的飞翔有什么区别，转过天来问达吾提，达吾提说，它们飞翔的样子差不多，飞起来也都有声音。鹰比秃鹫小，可鹰一向独来独往，从不食腐。

一样是鸟，差别就这么大。当塔吉克牧人仰望天空，每种鸟

都是一个含义清晰的词，秃鹫带来的是不祥，鹰带来的是愉悦、激情和向往。在悲伤的时刻把自己想象成睥睨腐肉的鹰，至少是一种解脱吧。

快要离开卡拉苏时，我又看到了一次鹰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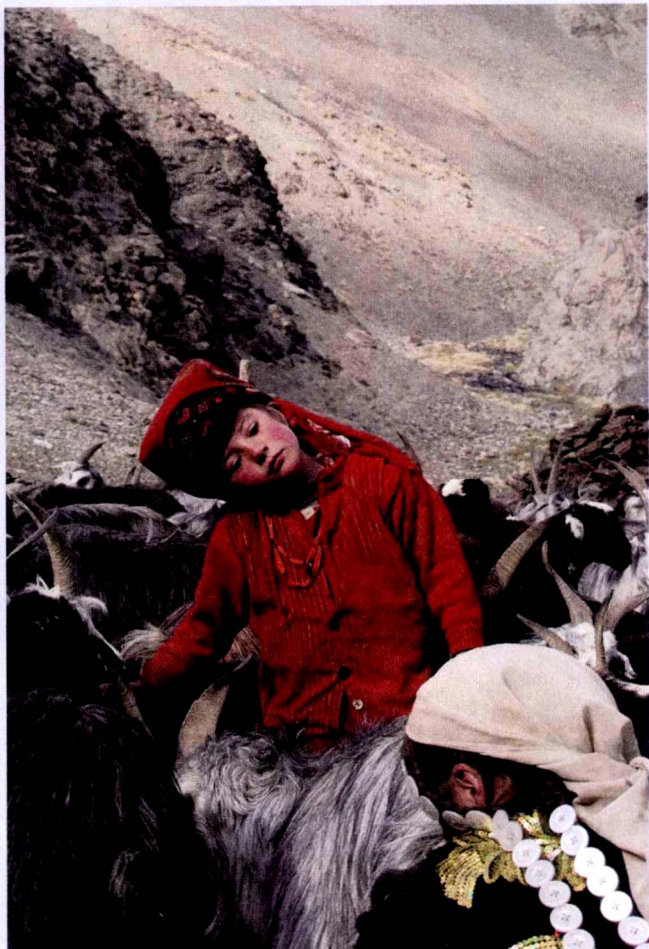
卡拉苏缺乏娱乐，大家就拌嘴。每次我为自己能扛着摄影机架子一口气爬到雪线而自鸣得意，几位弟兄就露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指着远处的达坂说，你是从塔县坐车过来的，我们是跟着达吾提一家转场，从天上下来的！

从我们的帐篷营地看上去，那个海拔 5300 米的达坂就像开在两座雪峰之间的一条细小的黑色凹槽，云来雾往难得一见。弟兄们说达坂上没有实在的路，脚下石头虚虚地堆

叠在一起，如果稍不留神踩塌了，就地活埋。你掉一滴汗水，还没落地就变成了冰疙瘩。掉在石头缝里，你还能听到它碰撞着石壁的声音，很久不绝于耳。他们说，翻越达坂时遭遇大雪，多亏牦牛在雪中撞出一条路来。

这些说法纯属口头即兴创作，水分不可限量。不过弟兄们肯于如此这般地编造神话，想来该达坂也非等闲之地，这也让我也觉得，没翻过那个达坂真的很遗憾。没想到的是，离开帕米尔之前我两天里翻越了两次达坂，翻过去，再翻回来。

米那瓦尔兄弟分家，要到达坂那边拉木头来盖新房。我知道了这个消息赶紧跟达吾提说，我和你们一起去吧！达吾提笑着



卡拉苏牧场是喀喇昆仑山深处的一条宽阔的山谷，哈斯木的女儿手里牵着一只奶子鼓胀着的母羊，出神地看着阿妈在一旁挤奶。



塔吉克人的传统房屋名为“蓝盖力”，是由石块搭建而成的平房，屋内无窗，屋顶设有天窗采光散烟。“蓝盖力”的墙很厚，一般都在半米左右，保暖性很好。

说，你没问题，我没意见。

于是达吾提、米那瓦尔和我，三个人赶着六头牦牛上路了。达坂看着近走着远，累到脚软依然遥不可及，于是我平生第一次骑上了牦牛。牦牛也累得呼呼直喘，就像肉做的鼓风机，可步伐并不见慢，不知不觉到了达坂脚下。

该翻达坂了，我跳下牦牛徒步而上——如果继续骑牛，我这一趟就没意义了。越往上走，石头被水流打磨得越少，棱角越尖利，踩不稳就会摔倒。停停走走，战战兢兢。过了雪线，脚下没石头了，可全是冰雪。似乎过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快登顶了，达吾提指着垭口说，这边是卡拉苏，那边就是热斯喀木！

米那瓦尔体力好，走在前面，将要登顶时，一只苍鹰突然蹿出，贴着米那瓦尔的头腾空而起，翅膀撕裂着空气，发出呜呜的响声。我们着实一惊，定了定神继续前行。在垭口我们赫然发现，路中间的碎石上有一团冒着热气的血肉，那显然是刚刚被苍鹰撕碎的猎物，已经看不出这堆肉活着时是什么。

站在血肉前茫然四顾，我们发现，那只苍鹰蹲在不远处一块

突出的岩石上，目光如炬，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们。它明明已经飞到山下去了，什么时候又回来了？我拼死拼活走过的路，鹰一眨眼工夫，扇几下翅膀就飞了来回。我平生头一次发自内心地钦羡一只鸟，我想我终于真正理解了古人对鹰图腾的崇拜。

上山时走一步滑下来半步，下山时走一步又滑下去半步，渐渐地体力是次要的了，平衡能力才是王道。顺着山谷走下去，水流越来越大，雪线过了，山坡上有草了，紧接着我看到了多日不见的灌木，无数蝴蝶翩翩起舞。下到海拔 3000 多米时，山谷已经变得很开阔，那里无人居住，但有一个储存物资的石头房子，木头早就备在那里了。

第二天，每头牦牛身上捆着 8 根木头，我们再次冒雪翻越达坂。卡拉苏的人们都来接我们，我明显感觉到，人们已对我刮目相看，搞得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以后千万不能炫耀户外经验，我所谓的冒险只是人家塔吉克人的日常生活。

摄制组离开卡拉苏的前一天，米那瓦尔的新屋上房梁。女人回避，男人们祈祷之后抓着一只羊爬上房梁，一刀下去，羊残存的呼吸把腔子里喷出的鲜血吹得咕噜咕噜直响，羊血顺着房子中间的柱子缓缓流下，边流边冒热气。

仪式结束后，羊肉交给女人去煮了，男人们聚集在屋子跟前，欢声笑语抽烟聊天。达吾提的侄子掏出手机，按来按去，不知道在干什么。小伙子在县里读中学，趁着牧假到牧场来帮忙。卡拉苏不通信号，也没电，可他抽空就会挂上耳机听几分钟音乐再匆匆关机，就那么点电，听完了算。

鹰笛和手鼓声忽然响起，小伙子得意地举起手机，以免提方式放起了音乐。代万率先起舞，右臂朝前手指朝上，左臂弯曲朝后，脚步随着笛声和鼓点旋转，两肩不停地上下抖动，米那瓦尔也跳了起来，两人先是沿场地边缘缓缓前行，随着节奏加快，两人追逐腾跃，如鹰起隼落。音乐结束再从头放起，第三遍放到中间电没了，乐声戛然而止，代万和米那瓦尔随着乐声定格，好一会儿才遗憾地收回舞姿。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欢乐更是来得艰难。

从卡拉苏回到偶尔会断电的塔什库尔干县城，就算是回到现



塔吉克人有谚云：“圈养的马驹跑不了远路”，因此，塔吉克人主要的竞技活动都是一场场骏马的角逐。

代社会了。县城中心的十字路口矗立着一尊鹰的雕像，在县里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到它展翅欲飞的样子。塔吉克民族文化学者艾布力·艾山汗望着窗外的雄鹰雕像说，塔吉克民族对鹰不是简单的喜欢，而是崇拜，只有最了不起的人才配比作鹰。

艾布力送给了我一本《塔吉克族民俗文化》，书的作者西仁·库尔班认为：“鹰舞最初是敬神仪式和宗教庆典，用以表现自己与图腾之间的神秘关系。塔吉克民族经历了拜火教、佛教、伊斯兰教，原来的图腾已被遗忘，但其影响仍然存在，鹰舞即是其中之一。”

在塔县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听到与鹰有关的传说。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旋律取自于塔吉克族民歌《古丽碧塔》，也有人说《古丽碧塔》背后的传说才能揭示鹰笛和鹰舞的来源。相传，年轻的猎人爱上了国王的女儿古丽碧塔。爱情无望，猎人悲伤欲绝。猎人的一只鹰临死前对猎人说：“我死以后，你取我的骨头做成笛子，把你的爱情吹出来，古丽碧塔一定会听到。”于是猎人把鹰的骨头做成了鹰笛，天天吹奏，果然有一天古丽碧塔听到

了笛声……对这个传说，塔县文工团前团长穆巴拉克持保留态度，原因是鹰舞的舞蹈动力主要是5/8、6/8、7/8拍，可是《古丽碧塔》的节奏不能跳鹰舞。穆巴拉克的父亲曾向他提及，大概在19世纪末，每到秋天，三个阿富汗塔吉克族艺人就会千里迢迢骑马来到塔什库尔干，一个唱歌，一个弹热瓦甫，一个拉艾捷克，在婚礼上卖艺，他们最受欢迎的歌曲就是《古丽碧塔》。

鹰笛和鹰舞的产生年代已经难以考证，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藏有一件从南疆巴楚县脱库孜萨米出土的南北朝时期（420—581年）的三孔骨笛，与今日塔吉克族的鹰笛一模一样。也就是说，鹰笛距今至少已有上千年历史，分布范围或许也比现在广。而鹰舞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诗中经常提及的“胡旋”、“胡腾”，现在鹰舞中的“买力斯”跳法最大的特色就是身体由低到高原地拧身旋转。

塔吉克最著名的民歌《古丽碧塔》与鹰笛鹰舞无关，而且是外来歌曲，这恐怕会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但穆巴拉克认为，这恰恰说明鹰笛鹰舞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塔吉克人分布于中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我们和塔吉克斯坦的音乐节奏是一样的，但塔吉克斯坦的舞蹈和维吾尔舞、乌孜别克舞差不多，不是鹰舞。只有中国的塔吉克人有鹰舞和鹰笛。”

从帕米尔高原归来几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坐在塔吉克族歌唱家阿洪尼克在北京的家里。浓艳厚重的地毯，墙角一米高的铜壶，再加上塔吉克民歌《古丽碧塔》，阿洪尼克的家关起门来，门外是浩大的北京城，门里活脱脱就是塔县的一户富裕人家。谈起塔县的事情，阿洪尼克提到的好多人我都认识，这种感觉真好，就好像我在塔县人脉很广一样。其实这也不奇怪，塔县总人口也就3万多，中国的塔吉克族总人口也才4万出头，大家拐弯抹角总能攀上亲戚。这位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艺术家说，我们塔吉克的鹰舞，男女都很刚健，和新疆别的民族舞蹈不一样。说罢他端起肩膀，舞动胳膊“飞”了几下。此时我已经知道新疆其他民族也有模仿鹰的舞蹈，但都是以人的身份去模仿鹰；只有塔吉克舞者把自己想象为鹰，再以鹰的方式表现鹰和鹰之外的所有舞蹈题材，

只要鹰笛一吹手鼓一响，即便舞蹈主题是放牧，那也是鹰在放牧。

穆巴拉克是第一代把鹰舞搬上舞台的艺术家。

1978年，15岁的穆巴拉克从新疆艺术学院舞蹈系毕业之后，分配到塔县提孜那甫乡接受半年“再教育”。那时候穆巴拉克青春年少，一跳舞就是全场焦点，所以他酷爱参加婚礼，为此不惜跋山涉水，最远的婚礼整整走了5天。半年里，他学会了23个音乐舞蹈组合。1979年他编排了一场独舞，那是鹰舞第一次走上舞台。自此之后，鹰舞从塔县走到喀什，从喀什走到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走向全国。1992年是穆巴拉克编导生涯的顶峰，他编导的8分钟，28人参演的舞蹈《冰山上的婚礼》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第一名。

比穆巴拉克晚一代的鹰舞演员中，39岁的伊库萨克是领军人

物，他的主要贡献是在鹰舞中加上了空翻等高难度动作。这位艺术家天生一副鹰鼻鹰眼，塔县文化馆介绍鹰舞的片子就是他的一段独舞。与民间鹰舞相比，伊库萨克的鹰舞已经明显地舞台化了。他说在舞台上他觉得自己就是鹰，台下不是观众而是崇山峻岭，现在自己老了，准备放弃舞蹈，专心收集塔吉克神话传说。

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塔吉克族鹰舞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胄画过的鹰舞和关牧村唱过的鹰笛也由此获得了官方保护，可现实情况不容乐观。

穆巴拉克说，他小时候家家有枪，人们都打鹰做鹰笛，

塔吉克族的手鼓，与维吾尔族的达卜相同。单面蒙皮，鼓框内缀有小铁环，有时独奏，也可由两位女子演奏，一人奏基本鼓点，另一人加花装饰。

